

牧

津

壯津卷之四目

消弭下

曹 瑋

吳 育

張方平

程明道 二見

程 琳

王德用

沈 晦

呂公孺

楊 偉

葉夢得

許應龍

查 道

張 奕

劉敏行

虞槃

廉希憲

孔鏞

吳惠

姜綰

朱諫

胡世寧

聶豹

張欽

趙勳

徐甫宰

牧津卷之四

消弭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單
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
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
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謀市一馬馬必勝甲
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
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

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藩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

塞下粟、每苦數鍾致一石、故墾田樹穀、此防邊第一事、曹寶臣更以教射爲鼓舞、誘

之使耕、又因耕以收市馬之利、至於墜其
地爲方、立馬社以便衆、開濠設險、真是萬
里長城、獨屬羌立首領爲本軍主、恐重其
事權、尾大難制、不可爲法、

吳育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
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
之、育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
使者曰、欲得妖人耳、育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

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
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一○
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而○密○遣○人○
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亂民之變起于激者十九正肅公不動聲
色而全蔡州數百萬生靈仁人之功爲福
遠矣○妙在欸中貴而卒能召至十人送
京師自然能令主信此之謂旋轉造化手

張方平

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韶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方平素喜談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卽流言非妄、亦不懼其爲邊境擾、故一味鎮之。

以靜其中自有料理若謂遣戍卒張燈開城只此見張公才畧方平不若是之疎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三股河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卽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明道先生遇事具有定力然約歸休三日而復役於法紀亦不三盡弛

程琳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畧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州有不逞者聚少年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鑊鼓簫吹日椎

牛爲會，民有駿馬，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也。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賽會迎神，叢奸藪亂，有地方之責者，首當以定力鋤之。今邪教之行，蔓而後圖，徒令玉石俱焚耳。

王德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
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
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
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
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
至和議益決

兵法原有示弱示強之道此故以示強消
虜之雄心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
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
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不果召
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
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
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
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
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

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先是
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
縻之後遁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
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
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
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元用才具亦自過人然終不免於人言屢
起屢蹶豈士人細行果爲終身累耶抑如
高宗所謂言雖壯而膽志怯者乎然能駕

馭南蠻、不煩一矢、斷非恇怯者所能、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耳、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

斬而後報衆帖息

遣人迎諭之最妙黥一人更妙

楊偉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人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當但亂之始、人心洶洶、便能籍首惡而靖餘黨、必平日有威信素孚在、

葉夢得

葉夢得紹興初、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

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

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
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
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
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

夢得御敵之局大槩只是因敵而用所至
屢得叛寇之力此豈空言所能招諭此中
大有深心

許應龍

許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廣
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
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
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
關隘斷橋開壑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
諭以保鄉井守宰廬全妻子蒐捕親兵日加訓
閱旣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
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
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方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混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鬪。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金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

料敵不難、感峒獠爲難、只一平決而蠻夷
感悅若此、然則洞酋所在倡亂、要皆司土
者不能平心一體視之耳、

查道

查道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
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
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馬
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
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卽

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不識仁君肯相率投兵羅拜乎。所以豚魚之格。惟在一孚。

張奕

張奕以廕補官。仕僞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旣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

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匪○畧○
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
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閩○門○保○郡○人○無○他○遂○
止○及○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
宗○弼○復○收○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
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
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
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
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壟○而○戮○其○屍○折○

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

奕仕金。金史以爲不務。如此才。惜不爲宋用耳。○開門以二三語。是定變一法。

劉敏行

劉敏行。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幼。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

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千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
爲疑兵敏行率軍逃遁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
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
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
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
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借軍以衛耕農今沿邊當行之榆關以外
尤當行之

虞槃

虞槃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杜紘之消變，以緩着；虞槃之消變，以急着。

事各當其機耳、

廉希憲

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入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入春、上策也、初、入春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
紐鄰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果
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今反側者爲精騎、是造化生心手、

孔鏞

孔侍郎鏞、生平以忠信自厲、知田州日、崙獠倉
卒犯城、鏞蒞任才三日、郡兵先以調發、衆議閉
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
廷恩威、庶幾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

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崗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他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

鏞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禁三
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室
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
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會問公爲誰鏞曰我
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
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
救死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
孫不忍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以穀
帛資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我可殺我後有

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鏞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具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廳廬舍，設床褥。鏞除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旣效順，可擇之。」與

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裙。羣生奔走。鋪按。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固是忠信行於蠻貊。而深入叵測。推心置腹。還是其一副膽力。勝人至種種作用。更有機權。非識力素定者不能。

吳惠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桂林俗好競渡，輒爭勝殺
人。獄連年不解。惠至，嚴禁其俗，不得復爲競渡。
訟獄衰止。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
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
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
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
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惠告
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
陳順逆，其魁揚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

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徃從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

有孚惠心，惠之詒矣。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回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剪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盜賊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遽謹言賊伏。隄，誅綰陸行便。曰：吾守

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再行者無所用哨。

遇事自當有定見、

朱諫

朱諫初知歙縣。以幹治。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強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訴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七

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武選郎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諫莫可治贛者。」遂出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卽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卽以所得賊貲賚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惡黨數千百人。諫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于安遠、龍南諸處，給以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爲良民。以能調知吉安府。郡中民有倚宸濠爲暴者，前

後二千石皆擲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爲者
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
按如法時濠叛謀寔成諫計卒難告變惟儲餉
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
年而濠果叛後都御史王文成公稔知諫守吉
時有夙備至是謀討濠曰非之吉不可乃走吉
與伍文定定計討濠

有妙用亦有執持

胡世寧

胡世寧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夷酋欣服。惟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璿阻兵負固，跳踉不已。乃密啟龍英州趙元璠捕之。元璠與疾力攻，渠魁面縛，散其積以紓乏困。籍記治夷十事爲代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贊方略，不費一矢，掩捕成獄。羅陽爭立日久，世寧以一言定之。茗盈茗詳，以疆土構釁，爲盡其疆界。渠酋帖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險可固，因建

壺關堅厚閼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在郡僅半載以艱去當代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焉

蠻夷慕化何地不然絕其饋獻人自悅服

聶豹

聶豹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政體尚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教尋以艱歸復用薦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旣至嘆曰是其民饒于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

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
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王寅虜果犯
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
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
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守臣職在備邊備之一字可以釋思

張欽

張欽知清遠縣有能名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
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

俘獲日至而盜不衰止都御史林庭選議非
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欽程鄉
欽至卽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
名不敢迫欽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自
保有父母妻子不則幾三衆心動有泣者居數
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王與陳兵衛出所掠
珍玩侑千金爲壽欽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
若等方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
牛買田器爲衣食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

如獲賜、欽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
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刀狼籍、呼聲喧谿
谷、爲留一月餘、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
四千餘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
邑曰其民曰新民、

此君以潔守爲柔遠、服人處、故不在多、

趙勳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
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其衆督府奏爲千夫長使就羈束葉亡其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子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都御史奏請征之官軍敗於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甲謂督府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辨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勦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固且厭其首亂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視勦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

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勳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於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卽出二子付勳。勳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勳曰：「二子卽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勳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督府不待報，卽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勳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察御史

黃鄉洞酋母子，本非欲叛，故一言自定。觀其言曰：二子之命在公，可爲惻然。送學觀禮，甚爲得體。至於再入蠻峒，築城設官，使人情歡呼樂業，非才誠俱備者不能。

徐甫宰

徐甫宰少負奇節，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謁選得武平令，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

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溪流時時溢，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乏水，乃鑿溪引泉入之，以資汲飲。邑城久圯，亟爲舉工，而旁賊諸塞舊無城壘，時苦剽掠，特爲築城立堡以防盜。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糴，民賴無殍，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往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

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宰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藪賊一空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

義讓之、不悛、則密令其黨、擒致之、其治程鄉、一如武平、無何、閩中劇賊蜂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率不用隻矢、獨開城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室家相保、宰之力也、

生平自負經世、而小割一邑、其効便已彰彰若此、名下固無虛士、

牧津卷之四 終

卷之五目

匡定上

李章

張奐

陳球

度尚

楊璇

朱儁

駱俊

呂

黃晟

羊

吉道恭

李洪之

丁紹

杜慧度

溫造

朱齡石

張齊賢

向敏中

范純仁

張雍

張煦

陳規

趙希琯

趙方

牧津卷之五

匡定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章

李章初爲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數從征伐，及卽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

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定亂固貴于握機，然慷慨之氣，足以吞賊。

張奐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定襄、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廐；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

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

張然明可爲曠代異才乃其作用一以廉潔爲本卽其守武威之政不過平賦率厲若平平無奇然以安內攘外治平一世而有餘司牧之所尚斷可知已

陳球

陳球舉孝廉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陸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設方畧朞月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

陵郡郡苦卑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爲弓、羽竹爲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地勢決水、反渰賊衆、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三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不但輸攻墨守、饒應變之才、惟顧國家而不顧妻孥、急公一念、尤不可及、

袁尚

袁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摘姦非吏人
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
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二年長沙零陵賊合
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
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
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積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

今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利之所在，人爲責諸。妙在潛焚其營而去。

其驕心、誇其珍積、而鼓其鬪志、如此作用、
自能平賊、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
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
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
爲兵車、專毅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
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
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

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守令能曉將畧，制勝何必在多。○今禦奴、制虜，此法可用。

朱儁

朱儁少孤，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徐璜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

攻破郡邑卽拜儁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
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
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
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
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
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右
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
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
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

殺郡守褚裒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繆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爲張超曰、賊今外圍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至戰、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據
圖并兵入城忠見圖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釐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
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
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
京師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
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趫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
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

通令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料敵設謀具有成畫漢季羣盜四起而儁乃左投右勝右投左勝真濟世才至謂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此語猶深寧招安養亂姑息釀毒之害

駱俊

俊以察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時袁術僭稱

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
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
留獨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鄰郡餓者多襁負而
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
所生子多以略爲名後術衆饑遣使求糧俊曰
爾爲盜則可吾以糧資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
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
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

當羣雄鼎沸之日而尚能撫循惠愛之政

其才不可及、但拒術之求糧則正、而不能防術之襲攻則疎、

呂岱

呂岱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功、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

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郡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吾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

倍之益友。今不幸，此從於何國焉。

屢平寇亂，所至建功，自表輒行，慷慨擔簦，如此志畧，可以吞吐一時豪傑，而猶然清身奉公，妻子饑乏，所謂國爾亡家，古今何可多得。至于容直友于生前，哭益友于身後，此風更非末世所能。若呂定公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古之君臣，每切一體。孫仲謀一偏之霸主，而念及于岱之困乏，謂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情誼藹然。

黃晟

黃晟授明州刺史時盜賊蠭起晟每乘賊衆蟻聚之時多設方畧分兵四出討平鄰寇保獲鄉井境內以安晟尤能禮士江東儒彥多往依之晟爲之築居號曰措大營

儒彥依之築居正見禮士之意而名曰措大營管之爲名似與健兒相等

羊續

羊續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

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勸陳其小弱者悉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桑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歷觀郡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乃發兵與

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
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
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

散餘黨以歸農是平亂正法

吉道恭

吉道恭初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
滿五千人食糲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
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於塹
內列鱧鱉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

道以決塹水、道恭復載土塞之、相持百餘日、前
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衡車、攻圍日急、道
恭用四石鳥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
或貫兩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
餘丈、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
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
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
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
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牧津

卷五

三

努力守圍城、臨終尚不忘國、才與誠合、

李洪之

李洪之爲河內太守、河內北運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

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閉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死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

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禦戎夷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設禁姦之制而大饗一境之豪傑長老以宣布之此作用高手

丁紹

丁紹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

以獲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轉荊
州、復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
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
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
之、紹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遂
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臨終歎
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
軍、

四海乂安、畢竟以嚴肅得之、

杜慧度

杜慧度初爲州主簿，歷九真太守，先是其父杜瑗卒于官，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琦，交戰，擒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奕、李脫等奔竄石琦，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

與社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引諸酋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州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氏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皆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斬循等傳首京邑高祖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者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釋

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給。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慧度有匡危撥亂之畧。而爲政纖密。有如治家。可巨可細。乃爲全才。

溫造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遂其餽因
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
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
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
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
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
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
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
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支其勇然後闔

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驚鳥之將擊也，先戢其翼，示之以弱，與之相狃，一鼓駢斬，治亂兵，固不爲殘也。

朱齡石

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往途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

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定亂不厭用術

張齊賢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帥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

中夜發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因其所疑而疑之自足駭虜然齊賢膽畧故自超

向敏中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難有告禁卒欲倚難爲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

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閑無一人預知者命讎
人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敎中振袂一
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屏
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實從股栗

一揮定亂張樂飲宴如故敏守非獨大耐
官職亦且大耐生死○有如此膽識何變
不定

范忠宣純仁

范忠宣純仁謫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陂

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
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宜集郡寮、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素生、請行、忠宜命攝巡
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
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
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
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
吾與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
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

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宜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宜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秦吏固有膽畧人非忠宜識力素定臨卒時亦不能委信至此

張雍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
監軍盧斌登堦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
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
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
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
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
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
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
裝，吾開東門擊賊。佯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

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
以待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
賊以爲神衆遂退

胷中料敵旣悉且以整服應之故能辦賊
張煦

張煦權知環州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
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
東砦焚其郭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徙益州
都監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卽日斬之夏人寇

邊改湮原儀渭都鈴轄累躡寇人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霸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霸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再知環州西

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潛號南平王，圍象州，照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

將卒用命之時，鼓舞亦自不可少，但煦在後，而所給過于在前，所以致真宗之疑。

陳規

陳規守德安時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

協力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
四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
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
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
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
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死忠也、
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乎、時
萬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
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

牧津

卷五

三

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元
水○宵○通○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
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
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
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
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
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
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不○肯○以○一○婦○解○七○十○日○之○圍○城○眞○是○鐵○漢○

至于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之法更妙但兵家多用朝氣而此獨用暮氣取勝更奇

趙希瑄

趙希瑄初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儒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寮佐議守城希瑄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爲危之希瑄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牒窺關

希琯得謀詔之縱其舉火相似而羸師以誤之
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琯嚴兵以待賊且至
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琯
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琯由他道以避之事聞
詔升本州推官

一司戶便能禦寇保城人顧瞻畧何如耳
趙方

趙方嘗從張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
嘗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

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時知隨、
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
大雨、蝗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
招兵擇將待之、尋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堰、以
壯形勢、金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
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京湖置制使、兼
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戍之令、
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其後分調
諸將援棗陽、援隨州、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

宗政等各出門大合戰、敗之、金兵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世興再興等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已又破之于隨州之鴨兒山、金人復大舉、方遣將趨唐鄧以擣其虛、宗政在城中、日夜修戰具、潛遣人焚金人攻具、金人頓兵城下、不敢近、相持八十餘日、方知其氣竭、乃召諸將合兵、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遂大潰、遁去、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秋更番守禦、皆從之、已而料金兵再至、當先

發以制之、乃亟命許國宗政等趨唐鄧、進破湖陽、高頭等城、已又敗之于唐城、于蘄州、金人大敗、俄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料敵審、拔引人才、致其死力、時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以身許國、不媿儒名

牧津卷之五

終